

第 1 章

「謝謝林大哥。」江恩璃懷裡揣了個包袱，手裡也拎著一個布袋，跳下牛車，向順路載她一程的鄰居大哥答謝後，一個人走在車水馬龍、人聲鼎沸的大街上，嘴裡唸唸有詞，「這裡直走，拐個彎……」

她一邊走，一邊東看看西瞧瞧，眸底充滿掩不住的好奇，看起來就像個鄉巴佬，但其實她也住在京城裡，只是遠在城西，不像城北這一帶才是京城重地，才叫做真正的熱鬧，無論房子的價格、鋪子的租金都比城西貴上不少，還有許多達官貴族住在這裡，一棟棟宅子美侖美奐，和她生活的地方簡直是天差地別。

江恩璃穿著淡黃色的衣裙，模樣樸素，和街上的人們五顏六色、光鮮亮麗的衣著一比，顯得相當不起眼，但她有著一雙燦亮的眼眸，相貌也稱得上靈秀可人，那俏美的模樣仍是惹得幾個路人特別多看她一眼。

到了！

拐個彎，又直走一段路，她終於看到一棟壯觀又貴氣的府邸，匾額上寫著「騰王府」三個大字。

兩名帶刀侍衛守在深紅色大門外，像兩尊威嚴的門神，江恩璃鼓起勇氣走上前，朝兩人漾出甜笑道：「兩位大哥，我找劉總管，可以幫我通報一聲嗎？」

侍衛見她只是個年輕的小姑娘，又笑得那麼甜美可愛，很快便答應了，其中一人進去通報後，不一會兒，一個略胖的中年男子朝她快步跑來，看到她直開心的嚷道：「阿璃，妳終於來了！快！快進來！」

「劉叔！」江恩璃見到熟識的人，綻開了笑容，隨著劉總管踏入門檻，將手上裝著酒瓶的布袋遞給他。「劉叔，這是我娘釀的梅酒，要我帶給你，說要謝謝你帶我進王府工作。」

「大嫂真是的，那麼客氣！我跟妳爹是多年好友，這個忙是一定要幫的！」劉叔堆起滿臉笑意，嘴上說得客氣，可是馬上把酒接了過去。「妳爹的身子還好嗎？」

「現在是好多了，但大夫說要多歇息，才能調養好身子。爹一直都是身強體壯的，居然說倒就倒，看來他真的受到很大的打擊……」想起父親的病情，她不禁面色一沉，搖了搖頭。

「別想太多了，妳就安心待在這裡工作吧，只是要辛苦妳做些粗活了。」

「才不辛苦，我在家裡也是什麼活都要做的，我還扛過米袋呢。」江恩璃笑著回道。

說好聽點她是個米店千金，但家裡開的不過是間小米店，沒有請夥計，她這個千金得幫忙看店，她爹娘都是樂善好施的人，都會讓窮人賒帳，也因此店裡的收入和開銷頂多持平，沒有賺錢，但一家三口溫飽是足夠的，這樣的日子她和爹娘都過得很知足。

沒想到在爹替個朋友做保後，原本平順的生活瞬間變了調，那個人逃走了，米店得抵押給債主，要從債主手上買回房子需要兩百兩，但他們哪有餘錢可以買回房子，爹一想到家傳的米店毀在他手上，一家子要流浪街頭，在大受打擊下病倒了，娘也一籌莫展，急白了頭髮。

所幸在騰王府擔任總管一職的劉叔和她爹是多年老友，聽到消息，說是可以安排她在王府裡工作，她若願意簽下十年的合同，便能預先支付她急需的兩百兩。

「阿璃，妳這孩子真孝順。」劉叔欣慰的道。

「為人子女，這是我應該做的，我只希望爹娘不必再為店的事操心了，爹的病可以快點好，他們可以開開心心過日子就好了。」江恩璃由衷的道。

三年前，她曾遭馬車撞傷，醒來後便失去記憶，連自己的名字和爹娘都不記得了，當時的她讓爹娘很是擔心，怕她傷壞了腦袋，爹娘也為了幫她重拾記憶，花了很多時間陪伴她，對她是呵護有加，她實在不忍心再有任何事讓他們操心了。

而今三年過去了，她仍是想不起失去的記憶，不過她的想法改變了，以前總感到焦慮不安，但現在已能處之泰然，想不起來又如何，她只要知道爹娘是疼愛她的就夠了，爹娘為她付出那麼多，她當然也要好好孝順他們，來王府工作還債是理所當然的事，她吃得了苦。

只是……

「劉叔，那個……騰王是不是長得很兇惡，是個喜怒無常又可怕的人？」江恩璃有點害怕的小聲問道。

她的個性活潑，喜歡聽說書的說故事，還有一些小道消息，自然聽過七王爺騰王的「豐功偉績」。

騰王朱琰玉十三歲初上戰場，助大岳國軍隊奪得大勝，十五歲第一次領軍，之後屢戰屢勝，被稱為「少年殺神」。

五年前，先帝駕崩，奪嫡之戰於焉開始，騰王為幫助和他同母所出的三皇子，也就是現今聖上登上皇位，與二皇子開戰，一夜之間皇城血流成河，屍體殘骸遍地，二皇子戰死，看過那一場戰爭的士兵都說，當時騰王一身白衣，面無表情的持著長劍斬人，任白衣沾滿血跡，血花噴上了臉，他眼也不眨，簡直就像個閻王。

皇上登基後，騰王義不容辭的幫忙平定內憂外患，甚至為了鞏固新皇的地位，拿著新皇御賜的冬邪劍砍殺那些違抗皇上聖命、讓朝廷政務遲遲無法推動的叛臣，同時也帶兵出征，當時蠻夷在邊關作亂，他砍下萬顆蠻人腦袋，因此他又多了「浴血王爺」之稱。

坊間說書的也喜歡將騰王形容成一個亦正亦邪的角色，甚至一度傳出他是妖星轉世的謠言，用妖氣殺人才那麼厲害，讓騰王更添了幾分妖邪的神祕色彩。

就連三歲小娃兒都知道騰王的威名，而且孩子若不乖，做父母的只要提起騰王之名嚇一嚇，保證孩子馬上乖得跟什麼似的。

江恩璃就和時下的百姓一樣，對於騰王的印象就是殘暴，要不是騰王府給的薪俸較高，又有劉叔這個熟人在，她根本沒有膽量來騰王府幹活。

劉叔一聽，立刻瞪大了雙眼，憤慨的澄清道：「胡說八道！王爺驍勇善戰，奮勇抗敵，可是咱們大岳國的英雄，哪裡可怕了，王爺還是個美男子，長得可俊了！外頭都誇大其詞、以訛傳訛的把王爺說得有多殘暴可怕，妳可不要聽信！」

騰王明明是個實至名歸的英雄，他擊退了蠻夷，守護大岳國的江山，也打敗了好大喜功、性格殘酷的二皇子，將有仁心的三皇子推上皇位，讓百姓們過著安康富

庶的日子，但百姓們對他的印象卻只有殘戾冷酷，殺人不眨眼，比起愛戴，反倒更心存畏懼。

「是……」江恩璃乾笑一聲，覺得劉叔也太激動了，口水都噴出來了。

也是，騰王是他的主子，他當然是對主子忠心耿耿，容不了一句不好，在他眼裡，騰王肯定是很俊的。

「走吧，今天是妳來上工的第一天，我先帶妳去見王爺。」

她脖子一縮，驚恐的道：「我只是來當個小小的粗使丫鬟，為什麼要……」

他攤攤手道：「本來是我這個總管作主讓妳簽下合同，妳就能進王府裡工作了，可前陣子有刺客潛入想行刺王爺，所以王爺現在對新進府的下人很嚴厲，就算是我帶進來的也一樣，王爺都會親自看上一眼，剛好今天王爺在府裡，得帶妳去見王爺才行。」

江恩璃頓時緊張起來，胡思亂想著騰王會不會將她當成女刺客？

劉叔看她像是受到不小的驚嚇，拍拍她的肩，安撫道：「放輕鬆，別把王爺想得太可怕，王爺問妳什麼，妳老實說就行了，王爺又不會沒事就砍人，王爺砍的都是惡人呢！」

「是……」她勉強扯開一抹笑。

跟著劉叔踏上走廊，來到中庭，為了轉移內心的慌怕，江恩璃朝左側的花園看去，這一瞧，她驚豔一怔。

天啊！好美！

騰王府竟然會有這麼漂亮的花園，放眼望去是一片萬紫千紅的花海，宛如人間仙境。

她貪戀的看著，不免有些失神，不由自主地朝花海走去，不遠處還有座小池塘，裡頭有好幾條五彩鯉魚優游……奇怪了，她明明沒有來過這裡，但這裡的一物一景，她莫名有種熟悉的感覺。

江恩璃輕輕搖搖頭，刻意忽略這種異樣感，再往前一看。

是櫻花樹！

她跑了過去，輕輕撫觸樹幹，然後抬起頭看著粉嫩的櫻花，綻出微笑。「花開得真美……」

真怪，她是在夢裡見過嗎？

這三年來她什麼都想不起來，為什麼一到這裡就會有這樣緬懷的錯覺？

「阿璃，妳跑去哪兒了？」劉叔喊著她，都走到前頭了才發現她沒跟上，又回頭找她。

聞聲，江恩璃這才回過神來。「我在這裡！」

「別亂跑，騰王府那麼大，很容易迷路的，要是遇上巡邏的侍衛，被當做可疑之人可不好了。」劉叔走來她面前，鄭重叮嚀道。

「是。」她乖乖的應了一聲。

「好了，我們快去王爺那裡吧。」

想起要見騰王這件事，江恩璃忍不住又開始緊張，這次她不敢再隨便亂跑、亂看

了，乖順的跟在劉叔後頭。

江恩璃被劉叔帶到一間花廳前，騰王就在裡頭，劉叔要她在外頭等候，進去通報。周遭靜得她只聽得到自己怦怦作響的心跳聲，急跳的心彷彿要從她的胸口蹦出來。

不一會兒，劉叔走了出來。「進去吧，記得我剛才教妳的，見到騰王要行禮。」

江恩璃在心裡哀號，她真不想踏進去呀！但還是啞啞的回道：「是……」

跟著劉叔走進清幽的花廳裡，她只瞄了一眼就馬上低下頭，廳裡除了她和劉叔只有兩個人，小廝以及……騰王。

她低著頭，只敢看著地面，前方有一張紅檜木做的太師椅，有個穿著黑色靴子的人坐在椅子上，可想而知這人便是騰王。

江恩璃雖然畏怯，卻也對傳說中攻無不克、戰無不勝的騰王感到好奇，想知道他到底長得什麼模樣，是不是有著三頭六臂。

於是她鼓起勇氣，緩緩將目光往上移，靴子上方是一片白，看來騰王是穿著白色錦袍，腰間還繫著一塊青色玉珮。

視線再往上移，她頓時覺得腦袋轟隆一聲，眼前是一張前所未見的絕美臉孔，比女人還美，如雕刻般完美無瑕，可是他身上又散發著一股冰寒的氣息，俊美無儔的臉上充斥著乖張的戾氣，令她匆匆一瞥便驚懼的馬上低下頭，用力嚥了口水，心跳得好快好快。

「還不快行禮。」劉叔小聲提醒道。

江恩璃馬上跪下磕頭道：「王爺千歲千千歲。」

「抬起頭來。」坐在太師椅上的男人命令道。

意外的，這男人有著渾厚低沉的嗓音，相當好聽，似能輕易的敲響她的心房，鏘的迴蕩一聲。

江恩璃顫巍巍的抬起頭來，不期然地望進他那一雙絕美又冰寒的瞳眸裡，她的心猛地一揪，隨即發現他正細細打量著她，該不會是在確認她是不是細作吧？

只是，是她的錯覺嗎，怎麼感覺他那雙眸子裡帶著熱烈和急切，好似在她臉上尋找什麼。

江恩璃再仔細一看，他的眼裡只剩下冷漠，彷彿剛剛僅是她的錯覺，她也察覺到自己與他對視太久了，別說盯著男人看有多不適宜，他可是騰王啊，不是她可以恣意盯著的人，她趕緊斂下目光。

「叫什麼名字？」朱琰玉問道。

江恩璃一時太緊張地僵愣住，還是劉叔小聲喊了她，她才想到要回話，「回王爺，我叫……不，奴婢叫江恩璃，江水的江，恩惠的恩，琉璃的璃，奴婢爹娘都叫奴婢阿璃。」

「阿璃……」朱琰玉低聲喃唸她的名字，似是帶著思念。

江恩璃聽得都快起雞皮疙瘩了，並不是感到厭惡或害怕，而是他渾沉的嗓音彷彿

撼動了她的心魂，讓她有一股說不上來的熟悉感。

她這是怎麼了？

「家裡是做什麼的？」朱琰玉又問道。

「回王爺，阿璃家裡是開米店的，奴才和阿璃的爹娘很熟……」劉叔回道。

「沒要你說話。」朱琰玉不悅的瞪了劉叔一眼。

劉叔馬上閉上嘴，再不敢吭聲。

江恩璃真怕惹怒王爺，馬上道：「奴、奴婢家是開米店的，因為奴婢的爹為朋友作保，所以……」她老實又仔細的說出她來王府幹活兒的前因後果，連她家米店在哪兒都說了。「劉叔這才安排奴婢進王府當粗使丫鬟，好把欠的兩百兩銀子給還了……」

朱琰玉蹙眉緊盯著她瘦弱的身子骨，似有意見的拉高聲嗓音道：「妳要當粗使丫鬟？」

是不滿意她嗎？嫌她太瘦做不了活嗎？

江恩璃在心裡直喊糟糕，她怎麼沒想到，別說騰王會當她是細作，要是不滿意她，要她直接打道回府怎麼辦？

她可是需要銀子、需要這份工作啊，沒有比在騰王府當丫鬟更好的差事了！

「王爺，別看奴婢這樣，奴婢力氣很大的，真的！」

江恩璃見他仍緊皺著眉，真怕他下一句話就要她走，她看了看四周，從地上跳了起來，扛起牆角的一只花瓶，花瓶出乎她意料地重，但比起米袋，她還可以，她勉強扛起了，又放下來。

「王爺，奴婢搬得動，請王爺不要嫌棄奴婢，奴婢會認真工作的，絕不會讓王爺白花銀子的！」

沒人料到她會做出這樣突兀又好笑的舉動，劉總管極力憋著笑，表情都扭曲了，小廝則忍不住笑出了聲。

朱琰玉冷目一瞪，兩人立即表情一斂，捂住了嘴。

江恩璃為了能順利留在王府裡幹活，鼓起勇氣又道：「王爺，奴婢雖然三年前曾出過意外，失去了記憶，但身體一直很健朗，什麼活都能做的……」

「失去記憶？」朱琰玉緊瞅著她，聲音帶有一絲異樣。

江恩璃老實說道：「奴婢在三年前被馬車撞傷頭，醒來後，奴婢就什麼都不記得了。」

「真的一點都想不起來了？對任何事都沒有印象？」朱琰玉直勾勾的望著她，銳利的問道。

江恩璃心頭一顫，不明白他為何要這麼問，可是她看得出來他的眸光滲著一絲渴望，那強勁的眼神像是要穿透她的魂魄，撞進她的心坎深處，而且被他幽黑深邃的眼眸這般緊盯著，她不由得感到心慌意亂，雙頰莫名發熱。

她深吸了一口氣，試圖鎮定的道：「是的，奴婢在十三歲之前的記憶是空白的，也一直想不起來十三歲前發生什麼事……」

她愈說愈小聲，眼睫不自覺微微低垂，以致於沒有看到他眼底一閃而過的苦澀與

落寞。

朱琰玉依舊凝睇著她，把她的五官又細細打量了一番，過了一會兒，他才收回目光，朝劉叔問道：「你讓她簽幾年的約？」

「十年。」劉叔稟報道。

「簽好字後，就到帳房領取她需要的銀兩吧。」

江恩璃聽到兩人的對話，眼睛一亮，隨即眉開眼笑的道：「感謝王爺大恩大德！」她總算可以放心了，她沒有被當成細作，也沒有被趕出去，她可以待下來工作了，太好了！

朱琰玉目光炯炯的注視著她燦爛的笑容。

江恩璃被他這麼看著，馬上惶恐的變了臉色，為什麼又盯著她看了？

她真覺得他看她的眼神好古怪，像是要看穿她，讓她有著被豹子當成獵物的錯覺。視線在她臉上停駐了一會兒，朱琰玉才又吩咐劉叔道：「帶她出去吧，你負責安排她的工作。」

「是。」劉叔恭敬的回道，便退了下去。

江恩璃等待這句話等太久了，忙不迭跟在劉叔身後，可說是拔腿逃了出去。

當廳門闔上時，廳內一度靜到有點嚇人，連小廝元寶都覺得身子微微發冷。

終於，面無表情的朱琰玉啟口道：「本王有那麼可怕嗎？」

元寶硬著頭皮，回得委婉，「阿璃大概是聽多了外頭人亂說，才會對王爺有誤解……加上她現在不記得王爺了，王爺從方才就一直緊盯著她看，小姑娘當然會害怕。」

聞言，朱琰玉陰著臉，陷入痛楚。

這三年來，他無數次的幻想著他們重逢的情景，期待著她見到他能想起什麼，但……終究幻滅了，她確實忘了所有的記憶，甚至把他也給忘了。

現在的她只當他是個陌生人，她甚至害怕他，他不會再從她口中聽到她喊他一聲琰哥哥了……

元寶知道王爺心裡肯定苦悶極了，安慰道：「王爺，您別急，反正人都弄進府裡來了，以後多得是機會親近她，您就先讓她習慣府裡的生活吧。您放心，這粗使丫鬢只是名義上的，畢竟一進府就將她調來您身邊做事，會被底下的人說話，也會讓她心生懷疑，等過一陣子，再找理由讓她升職吧。」

朱琰玉沒有說話，撇過臉看向窗外。

元寶朝他的目光看去，這才發現可以看到江恩璃和劉叔走在對面的迴廊上。

朱琰玉就這麼注視著那一抹嬌俏的身影，直到看不見為止。

劉叔帶著江恩璃先四處逛逛府邸，接著說要幫她向帳房請款，找了個丫鬢來帶她，丫鬢知道她是劉叔的熟人，自然不敢怠慢。

「我叫徐月，叫我阿月就好了，我在王府內做事四年了。」阿月客氣地道。

「我叫江恩璃，叫我阿璃就好了，璃是琉璃的璃。」江恩璃也笑笑地道。外出做

事，和人打好關係是必要的。

「阿璃？」阿月的表情明顯一驚。

「怎麼了嗎？」江恩璃不明白她為什麼突然一副被嚇到的模樣。

「不……不，沒什麼。」阿月搖了搖頭，含笑道：「阿璃，我先帶妳到下人房，拿套衣服給妳換上，府裡會發衣裳給下人。」熱心的她又囑咐道：「在騰王府做事，最重要的就是安分守己，認真做好工作，還有，府裡有幾個規矩務必要遵守……」

江恩璃並沒有很仔細的聽，她仍然對於阿月方才的反應感到疑惑，她叫阿璃很奇怪嗎？而且這個地方也好怪，劉叔只帶著她逛了一圈，她居然就能記得各院落方位，彷彿她曾經來過似的。

最奇怪的就是騰王了，他那直勾勾盯著她的雙眸，在她心湖裡掀起波浪，讓她心慌、浮躁，甚至讓她感到危險。

待在這裡做事真的好嗎？

這樣的念頭一起，馬上又被她自己壓了下去，她在擔心什麼？而且她都簽下十年的合同了，不能反悔了。

江恩璃最後決定什麼都不要多想，只要努力做事就好。

第2章

半夜，遠遠的就見一行黑衣人走在長廊上，有如鬼魅，又像是陰差用鐵鍊拖著一個犯人。

為首的是朱琰玉，俊美的臉上冷若冰霜，手上扛著冬邪劍，上頭沾著血。

他們走進有著一間間牢房的院落，將犯人拖進其中一間，由於犯人走得太慢，等於是被黑衣人踹進去的。

犯人摔了個狗吃屎，他吃痛的抬起頭，見到朱琰玉，諷笑道：「騰王，真沒想到你會親自來抓我，這可是我的榮幸啊！」

「少跟本王廢話，這裡是本王的地盤，你逃不了的，說！你把那些孩子藏在哪兒了？」

朱琰玉居高臨下，那睥睨的姿態、冷肅的氣息，一般人見到早就心驚膽顫了，可這人似乎不是正常人，反倒露出詭異的陰笑。

「你說那些孩子啊，她們是我的祭品，我不能放，我只要殺滿一百個女童，就能洗淨前輩子犯下的罪，得到永生……」

此話一出，在場所有人都覺得他是個瘋子，朱琰玉更一腳狠狠的踩在他頭上。

那人吃痛了聲，卻極力抬起頭，邪惡的笑道：「王爺，你相信這世上有永生嗎？我可以教你怎麼得到永生……」

「打。」朱琰玉收回腳，冷聲下令。

其中一名黑衣人立刻上前，發狠的揍著那個人。

那人痛得蜷縮著身子，雙手捂著肚子，扯起流血的嘴角，興奮的笑了。「騰王，你殺了我，就不知道那些女孩被我藏在哪裡了……」

「你這是在威脅本王嗎？」朱琰玉冷哼一聲，看向牢房外頭，一排掛鉤上掛著各

種刑具，他取來了一條鞭子，唇角微微一勾，陰狠的道：「今晚很漫長，我就讓你一樣一樣試好了，看你還嘴不嘴硬。」

「真的吃太飽了！」江恩璃摸了摸吃撐的肚子，來到中庭散步，然後停在一株櫻花樹前，舉高雙手，伸著懶腰。「好舒服！」

在四月和煦的日光照射下，她的臉蛋紅潤，看來精神煥發。

江恩璃原本以為她是來當粗使丫鬟的，被分配到廚房幫忙，肯定得做撿柴、燒火和挑水等耗體力的活兒，但是這半個月來，她只要幫忙揀菜、洗菜，以及陪廚房大嬸到市集採買就好了，頂多在準備三餐時才會忙碌一些，其他時候都很悠閒。且一般粗使丫鬟都是四人一間房，但她住的那間剛好只有她一人，她可說是獨佔了一間房。

此外，她每個月還有四天能夠休息回家看爹娘，拿了兩百兩還債，居然還有額外的零用銀子可領，日子過得相當滋潤。

江恩璃當然沒有遲鈍到以為粗使丫鬟的待遇都和她一樣好，覺得是劉叔多關照她。

其他人也注意到她的特別，不過她是劉叔帶進府裡的，而騰王向來倚重劉叔，他握有大權可以處置府內的庶務調度，沒有人敢多說話，加上江恩璃性情好，不會仗著自己受關照就擺架子，總是笑容滿面的和人打招呼，也會主動幫忙，所以大多數的下人都是喜歡她的，對她有異議的只有少數幾個人。

江恩璃也記牢了府裡的規矩，大抵就是安分守己，不得懶散，不得喝酒誤事，除此之外並沒有太多嚴苛的要求，也不像其他豪門富戶，有強奪丫鬟為妾、虐打下人這種慘事發生，事實上，朱琰玉不近女色，也不愛身邊有太多人圍繞，平常都只讓小廝元寶服侍，也因為如此，下人們雖然怕他，卻也樂意在騰王府做事。而朱琰玉訂下的規矩裡，有一項是嚴禁下人結群欺壓新人，所以就算有人對於劉叔讓江恩璃有特權這件事有異議，也沒人敢欺負江恩璃。

這段日子裡，江恩璃沒有再遇到朱琰玉。

她聽劉叔說，朱琰玉外出處理皇上交辦的差事，一連數十天都不在府裡，差事是什麼她大概猜得到，就是暗地裡幫皇上做著雙手沾血的事。

這讓她樂觀的想，騰王是個大忙人，哪還記得她這個只見過一面、窩在廚房裡微不足道的小丫鬟，兩人以後肯定是再也不會見面，她可以放心待在王府了。

現在的江恩璃很慶幸自己能到騰王府做事，才能順利幫爹娘買回米店，讓爹得以安心養病，她也希望往後十年都能像現在這麼平順就好了。

江恩璃雙手揉腰，往左扭腰，王府裡的伙食太好，她都會忍不住吃太多，不動一動肚子真的很難受。

每天中午吃飽飯後，她最喜歡來中庭，看著這一片花海和櫻花樹，她的心情就變好，連她自己也不明白，為什麼會特別喜歡這裡。

她又往右扭腰，突然發現花叢中有個小嬌客。

有隻小花貓正慵懶的伸長著後腿，模樣可愛極了，她緩緩的靠近，想摸摸牠。「小貓，你從哪裡來的？讓我摸一下……」

豈知，她一靠近，小貓兒就跑了。

「別跑啊！」江恩璃追了上去。

小花貓停下，她以為要捉到牠了，牠又跑了，情景如此重複，小貓像是在跟她玩遊戲似的。

這激起了江恩璃的鬥志，跟著牠跳過矮小的竹籬，又在草叢裡鑽著，看到牆下有個洞也鑽了進去，當她意識到自己正雙手雙腳併用在地上爬著，頭上還有著樹葉時，愕然回過神來。

她這是在做什麼？

江恩璃站起身，拍了拍弄髒的裙子，看了看四周，赫然發現自己來到一個不得了的地方，這裡是牢房所在啊，騰王總會將捉來的犯人關在這裡，這可是個機密重地，劉叔特別交代過不能隨便闖進來。

她平常根本不會靠近這兒，哪裡曉得為了追一隻貓……要是被發現就麻煩了，她得快點離開才行！

江恩璃看到小花貓往前方跑去，她看了看守在牢房外的幾名侍衛沒看向她這兒，連忙向前抱住小花貓，想鑽回原來的地方。

「啊——」

一道淒厲的哀號聲突然響起，讓江恩璃的心狠狠一跳，她明知道不該好奇，但就是管不住自己的腳，愈禁忌她愈想一窺究竟，她告訴自己，只要偷偷看一眼就好……

她扶著牆面走，踮高腳尖，偷偷往鐵窗裡瞄去。

只那麼一眼，江恩璃便嚇壞了，她看到有個男人打著赤膊，雙手被縛綁著，身上滿是鮮血淋漓的傷痕，接著她看到騰王拿著燒紅的烙鐵，面無表情的朝男人受傷的胸口烙下去。

「啊——」慘叫聲伴隨著皮肉燒焦的味道傳了出來。

江恩璃難掩驚恐，馬上離開窗前蹲下，一手緊緊捂著嘴，免得叫出聲。

天啊，她是看到了什麼，好可怕！

這時，她懷裡的小花貓跳了下來，她想捉住牠，小花貓竟一躍跳上她的肩頭，讓她一個重心不穩，往後跌得四腳朝天，發出砰的聲響。

侍衛聽到聲響，馬上衝了過來，包圍住她。

「妳是從哪裡進來的？偷偷摸摸的在做什麼？！」

江恩璃嚇壞了，趕快爬起身，澄清道：「我、我沒有惡意，是因為……」

元寶從牢房裡出來查看，錯愕的望著她問道：「阿璃，妳怎麼會在這裡？」

她並沒有回答元寶的話，視線更沒有對上他，因為她看到站在元寶後方的朱琰玉一身白衫染上點點鮮血，顯得極為陰冷殘戾，把她嚇得兩腳發顫，驚懼的視線怎麼也移不開。

朱琰玉是聽到外頭的騷動，跟著元寶一起走出牢房的，看到江恩璃，他對於她會

出現在這裡感到意外，不由得攏起眉頭。

他這一蹙眉，更讓江恩璃惶恐不安，莫非是她看到不該看到的？他會不會把她捉起來，像對付那個犯人一樣懲戒她？

江恩璃全身發抖，接著雙腿一軟，跪求道：「王、王爺，奴、奴婢真的什麼都沒看到，真的沒有……」

她連聲音都在發抖，偏偏小花貓這時還跳到她頭頂上玩耍，讓她看起來更為滑稽狼狽，她一把捉下小花貓，額頭上的冷汗都快滴落下巴了。

還能怎麼辦呢？只能逃走了！

江恩璃完全不敢抬頭看朱琰玉一眼，一鼓作氣道：「奴婢是為了捉這隻貓才誤闖此地的，奴婢馬上離開！」接著，她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條地站起身，腳底抹油的溜了。

元寶看著她飛奔離去，偷偷覷向主子。

果然，王爺的臉都黑了。

江恩璃真想抱著包袱逃命，但想到她簽下的十年合同還有那兩百兩，她又冷靜了下來，只盼大事化小，想著只要騰王沒派人來抓她，就代表他並沒有處罰她的打算，她應該就平安了。

誰知接下來幾天，事情的發展更詭譎了，她發現自己和騰王巧遇多次，好似不管她走到哪裡都會撞見他，好似他是特意來逮她的，讓她每次遠遠看到他的身影就只想著要快點逃，用完午膳也不敢再到中庭散步了。

今天，又是如此！

江恩璃遠遠的就看到一身白袍的朱琰玉和元寶從前方走來。

她沒想到她只是在廚房附近走走，也會遇上他大駕光臨，她連忙蹲下身躲在草叢裡，一心期盼著別被他發現。

「阿璃，妳在做什麼？」

江恩璃抬起頭，看到是廚房裡的阿彩嬸在喊她，小心的探了探四周，沒看見朱琰玉的人影，這才放心的吁了口氣。「我在活動筋骨。」為了不讓阿彩嬸起疑，她還刻意做起起立、蹲下的動作，接著伸展雙手，做得有模有樣。

「改天也教教我吧，人老了，總覺得身子骨不靈活了。」阿彩嬸和藹一笑，接著看了看天色，道：「快用晚飯了，來幫忙吧。」

「來了！」江恩璃快步走上前，親熱的挽住阿彩嬸的手，一塊兒進了廚房。

阿彩嬸是廚娘，是個很慈愛的長輩，江恩璃進府裡工作後，就對她特別照顧，讓她不至於太過想家，她也特別喜歡阿彩嬸，彷彿很久以前就認識了阿彩嬸，阿彩嬸總是給她一種很溫暖、很像娘親的感覺。

花了近兩個時辰，江恩璃和廚房裡的人終於準備好騰王的晚膳，以及府裡所有人的膳食。

江恩璃還不餓，便弄了點吃的，先來到廚房後方給小花吃。「快吃吧。」她摸了

摸小花的頭。

小花就是先前那隻小花貓，因為牠是花色的，她便管牠叫小花。

這時，丫鬟小芸來了，喚了她一聲，「阿璃，王爺吩咐妳送晚膳過去，我們一塊去吧。」

江恩璃頓時全身僵硬，原本輕撫著小花的手，狠狠一頓。

小芸不解的看著她的反應。「阿璃？」

「我知道了。」江恩璃重重的嘆口氣。她果然躲不過，他不會放過她的。

她就像赴刑場般，和小芸以及另一個丫鬟一起端菜過去。

來到朱琰玉的寢房，江恩璃將菜端上桌後，便躲在另外兩個丫鬟身後，她真想把自已縮小到讓人看不見。

偏偏不如她所願。

「最後面那個人留下來伺候，其他人都出去。」朱琰玉坐到桌前，瞥了眼江恩璃，吩咐道。

江恩璃一聽，求救的目光馬上望向元寶。

元寶沉重的拍了拍她的肩。「阿璃，妳就乖乖的吧，別再逃了。」

江恩璃面如死灰，心寒的看著元寶和兩個丫鬟退出去。

朱琰玉好整以暇的看著她，似笑非笑的道：「阿璃，看來妳比我這個王爺還大牌，想見妳那麼難，還得找人用請的把妳請過來。」

江恩璃擠出比哭還難看的笑。「奴婢豈敢，奴婢並不知道王爺在找奴婢……」

原來，之前多次巧遇真是來逮她的，他肯定是在跟她玩貓捉耗子的遊戲，見她每次都溜得快，玩得不盡興，他乾脆直接叫她來跟她算帳。

「妳當真不知？那怎麼會每次看到本王，就像看到仇人似的，躲得比誰都快。」他嘲弄道。

她感覺到背上滲出冷汗。「其實是奴婢眼睛不好使，沒看到王爺……」

「理由那麼多？」朱琰玉挑高了眉。

「奴婢不敢。」江恩璃低頭回道。

他哼了一聲，「那妳老實說，妳那天看到了什麼？」

她微微倒抽了口氣。「奴婢什麼都沒看到！」她當然要否認到底！

朱琰玉好笑的想，她還真嘴硬，明明眸光滿是惶恐，況且要是什麼都沒看到，何必一看到他就逃。

「是這樣嗎？」他曲起長指輕叩了幾下桌面，再次問道。

江恩璃心裡一驚，馬上改口，「奴婢不小心看到王爺在拷問犯人，真的不是故意看到的，請不要責罰奴婢，饒了奴婢吧……」

罰她？難不成她是怕被他懲罰才逃走？這也難怪。

朱琰玉深深吸了口氣，覺得有必要跟她說清楚。「聽好，本王不會罰妳。」

她猛地抬起頭，用一副「你是說真的嗎」的表情看著他。

他清了清嗓子，續道：「妳看到的那個犯人是個殺人犯，他殺害許多年幼無辜的女童，還有幾戶人家的女兒被他藏起來了，為了救出那些無辜的孩子，本王只能

用刑逼他說出真話。」

江恩璃不免怔愣住，他這是在向她解釋嗎？為什麼？

朱琰玉認為自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，可是見她依舊一臉困惑，額頭上的青筋忍不住抽了抽，看起來有幾分狠戾。

她被他這副兇狠模樣嚇著了，身子無法克制的抖了抖。

看她縮著肩膀，他有些不悅的命令道：「倒酒。」

「是！」江恩璃馬上替他斟了杯酒，接著又退得遠遠的，還頻頻看向門外。

救命啊，她什麼時候才能離開？

朱琰玉一邊用膳喝酒，一邊觀察著她，知道她又想逃走，他未免覺得有些受傷，他強忍著苦澀問：「妳就那麼不情願服侍本王嗎？」

被看穿了！江恩璃當然拚命搖頭。「不，奴婢不敢……」

奴婢不敢這句話他都聽膩了，簡直氣死他了！

朱琰玉冷冷一哼，「阿璃，本王發現妳的膽子真不是普通的大，表面上對本王恭恭敬敬的，其實心裡對本王很不以為然，不把本王當成主子吧，才會三番兩次從本王面前逃走。」

「不，奴婢沒有……」她搖頭搖到頭都暈了。

「那就向本王證明妳的忠誠吧，從明天開始，妳就當本王的貼身丫鬟服侍本王。」他雙手環胸命令道。

「貼、貼身丫鬟？！」江恩璃實在太過驚愕，整個人動彈不得。

天啊，這也太倒楣了……

「不肯嗎？」朱琰玉看出她在想什麼，危險的眯起眼眸道：「妳該不會在想著，妳也太倒楣了吧？」

嚇！他是會讀心術嗎？

「奴婢不敢，奴婢會好好做的，證明奴婢對王爺忠心不二！」她說是這麼說，但總覺得烏雲罩頂，人生一片黯淡。

江恩璃已經不知道第幾次罵自己真蠢、蠢到了極點，倘若當時她悄悄的離開，沒有偷看牢房裡頭的話，她是不是就不會招惹到那個大魔頭了？

阿月說她這是升職了，只有二等丫鬟以上才能服侍王爺，月俸也會增加，還說王爺從來不讓婢女服侍的，她是第一個，可是莫大的榮耀，但……她可以不要嗎？阿彩嬪安慰她說王爺面惡心善……但她完全感受不到，只覺得王爺故意要戲耍她。

這一晚，江恩璃根本無法安眠，隔天很早就醒了，但她卻死賴在床上，掙扎了許久才磨蹭著下床，洗漱一番後來到朱琰玉的寢院。

「奴婢來了。」

通報一聲，看到元寶來開門，她真想哭。

元寶見她一臉哀怨，也只能嘆息，他完全沒想到王爺會要求她服侍，明明他都向

王爺提點過了，對姑娘家一定要做到有耐心、溫柔、面帶笑容，但王爺沒一樣辦到，還硬是把她調來身邊，這麼做只會讓她更怕他。

元寶看向寢房內的屏風。「有點不巧，王爺正在沐浴，王爺早上向來有沐浴的習慣。」

那就是不用她伺候了？「那我先走了……」江恩璃有點竊喜。

就在她腳跟一旋要離開時，屏風後方傳來朱琰玉的聲音——

「讓她進來。」

元寶完全不知道自家王爺在打什麼主意，但看到轉回身的江恩璃扁著嘴、一副快哭出來的模樣，他只能安慰道：「妳就好好服侍王爺吧，看王爺要妳做什麼，妳就做什麼。」

可是這話聽在她耳裡，意思卻是，妳就認命吧，誰教妳惹毛了王爺。

萬念俱灰的江恩璃走進寢房，來到屏風後方，氤氳的熱氣先是模糊了她的眼，待她適應後，便見偌大的浴盆裡有個男人。

美男人浴，她只能這麼形容。

騰王有著她見過最後美的臉孔，沒想到平素包裹在衣袍下的身軀也這般結實，肩膀寬闊，胸膛肌理分明，且他在浴盆裡的坐姿也很豪邁……她實在不敢看向水面下他大張的雙腿。

從小到大，她只看過她爹的上身，從沒見過這麼年輕健美的男子身軀，她手足無措，眼神侷促的左右飄移。

朱琰玉慵懶的勾起笑。「還不過來幫本王刷背。」

「刷、刷、刷背？！」江恩璃的雙頰轟地一熱，難以置信的看向他。

「聽不懂嗎？」他淡淡的睨她一眼。

她可真怕極了他再來一句「妳不肯嗎」，只能積極的表現她的忠誠。「是，奴婢知道了。」

朱琰玉見她臉紅害羞的模樣，昨天被她惹惱的心情總算好一點了。

江恩璃慌忙的找著刷背用的布，找到後，怯怯來到他背後，看到他一頭黑髮披散在背後，她輕輕撩起他的長髮，握在手中，雙眸頓時驚豔的一亮。

他的頭髮烏亮又滑順，比女人的頭髮還漂亮，真羨慕。

接下來，她為了證明自個兒的忠心，賣力的替他刷起背來，從他頸子下方開始刷起，力道從小到大的試探著，見他沒有吭一聲，便繼續用同樣的力道。

擦到一半，她看到他後腰處有一道猙獰的傷痕，雖然他身上不是沒有其他舊傷痕，但是這一處的傷疤也太深太大了，可以想見受傷當時有多嚴重，讓她的動作不由得一頓。

「怎麼？」朱琰玉感覺她停了下來，問道。

「王爺，你不疼嗎？」江恩璃脫口問。

她只知道他殺人如麻，但在戰場上，其實有更多人想殺他吧……看著這道疤，她莫名感到心疼不捨，不自覺用指腹輕撫了下。

朱琰玉沒料到她會這麼問，也沒想到她會這般輕柔的撫著那道傷疤，他等待她太

久了、孤單太久了，此時他像是得到最溫柔的撫慰，體內起了劇烈的騷動，他條地旋過身扣住她的手。

江恩璃被他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到了，表情充滿驚恐，但更多的是心慌，他結實的胸膛映入她的眼中，讓她的雙頰更加緋紅。

他見她慌張的漲紅了臉，這才意識到自己做了什麼，鬆开了她的手，他邊轉回身，邊道：「怕痛要如何打仗，繼續刷，用力點。」

她頓了一下，這才反應過來。「是。」她繼續替他刷背，可是臉頰的熱燙遲遲無法褪去。

她是怎麼了，怎麼有膽子碰他呢？

「水再燙一點。」

「是！」江恩璃又忙著倒入熱水。

朱琰玉感覺到水溫變熱了，心緒也漸漸平靜下來，他徐緩的呼了口氣，閉上雙眼想著，該死的，他剛剛捉住她的手，是想對她做什麼呢？

接下來，兩人都靜靜的沒再說話。

又過了好一會兒，朱琰玉感覺到水微微變涼時，下令道：「好了，去把擦身子的布巾拿過來。」

江恩璃拿了疊在櫃子上乾淨的布巾，一轉身，就見他從浴盆裡站了起來，她匆匆別過臉，真覺得他不知羞，竟然當著她的面裸露身子，她還要嫁人的，好嗎！

朱琰玉卻沒察覺她的異樣，從她手上拿過布巾擦拭身子。

她連忙趁機去拿他的袍子，她不敢看他，拿著袍子的手朝他伸長，待她確定他接過了，聽到他穿袍發出的窸窣聲，這才敢看向他。

朱琰玉穿著白色單衣，半溼的長髮披在胸前和後背，說有多俊魅迷人，就有多俊魅迷人。

真是個美人啊！江恩璃看傻了眼，忍不住這麼想。

啊，等等！

「頭、頭髮……」滴水了！她跳起來，又拿了一塊布。「王爺，您的頭髮要擦擦……」

「不用。」朱琰玉不以為意，走出屏風，大手一攏，將長髮全都甩到背後。

「不行，奴婢的娘說，頭髮沒擦乾會著涼的！」江恩璃堅持道，跟在他身後，拉起他的長髮擦拭著，卻又不禁苦著臉想，她這是在幹麼呀，為什麼要多管閒事？他沒料到她會有此關心的舉動，心裡一陣暖和，看她個子小，他體貼的坐到一旁的椅子上，好方便她替他擦溼髮。

江恩璃將他的長髮擦個半乾，發現他前額的髮還溼答答的，於是繞到前方擦拭。她彎著腰專心的為他擦拭頭髮，完全沒有注意到兩人此時靠得有多近。

朱琰玉嗅聞著她身上的自然馨香，不免有些迷醉，接著有些苦澀的輕輕一嘆。

該怎麼做，才能親近她呢？

江恩璃進入王府後，元寶便幫忙出主意，要他別急，先讓她適應府裡的生活，正巧他也有差事要處理，便想著等他忙完之後，再找機會親近她，好扭轉她對他可怕的印象。

怎知，他剛辦完差事回來，就被她看到他刑求犯人殘酷的一面，元寶教他得溫柔的主動向她解釋清楚，態度和語氣絕不能帶有一絲威嚇，無奈他親自去找她好幾次，她都遠遠瞧見他就躲，他連跟她說句話的機會都沒有，最後實在沒辦法了，他才用送膳為由派人去叫她過來。

可是看到她唯唯諾諾的模樣，那種被徹底遺忘的痛就蔓延開來，比他身上所受的傷還痛，所以他才會在一氣之下，命令她當他的貼身丫鬟。

話一出口沒多久他就後悔了，就怕她更怕他，但他也無法容忍她愈來愈疏遠他，所以最後他決定了，與其讓她怕他、逃離他，不如將她逮到他身邊，讓她哪裡都逃不了。

然後呢？說真的，他還真不知道該怎麼辦。

他的母妃身分卑微又早逝，他和皇兄為了不受欺辱、在皇宮爭個安身之地，為了讓父皇多看他們兄弟一眼，只好自薦上戰場建立功勳。

第一次和皇兄上戰場時，他只有十三歲，輕輕鬆鬆就殺了許多敵軍，教他武藝的師父總說他擁有天賦，是個武學奇才，之後他為了將皇兄送上皇位，殺了更多人，他只懂得殺戮，要如何哄一個女人開心，他真的不會。

朱琰玉目光眷戀的凝視著她那專注又帶著溫柔的小臉，雖然他要她當他的貼身丫鬟是出於衝動，但也不算壞事，至少能像這樣享受兩人獨處的美好。

江恩璃並沒有發現他的視線鎖在自己身上，此時的她，看似專注的擦拭著他的頭髮，一雙眼卻是不由自主看向他袒露的胸口，心裡不知默唸了幾遍，不要去管他的袍子是不是沒穿好滑下肩頭了，露出那麼誘人的鎖骨和結實的胸肌，要鎮定啊！

但最後她還是害羞得受不了了，抬起臉想喘口氣，卻毫無預警的與他四目相交，一顆心瞬間怦怦快跳。

他怎麼會這麼看著她，這種眼神是……

「王爺，可以進去了嗎？」

聽到元寶的聲音，江恩璃這才發現和他靠得太近了，親密得像快挨入他懷裡，馬上往後退了一大步，同時暗自嘀咕著，剛剛她大概是被鬼遮眼吧，才會覺得他看她的眼神很深情，她有這樣的想法真是太荒謬了！

朱琰玉已披上外衫，朝門外喊道：「進來。」

門被打開來，元寶指示著丫鬟將飯菜送進來，卻發現自己被主子狠瞪，江恩璃臉上也有著不自在，莫非他是壞了王爺什麼好事？

這下子他更不敢打擾主子了，馬上將丫鬟喚出去，自己也跟著退了出去。

怎麼丟下她一個人？江恩璃真不希望元寶離開，她不想和騰王獨處啊。

朱琰玉看出她的不安，便想表現親切的一面，緩和她對他的懼怕，他瞥了眼桌上的菜色，對著她問道：「阿璃，妳都沒有吃飯嗎？」

「嗯？奴、奴婢吃過飯才來的。」江恩璃回道。

「本王是問，妳平常都沒好好吃飯嗎？也太瘦了。」

「有啊，奴婢有吃，奴婢就是天生吃不胖。」怪了，他為何關心她吃不吃飯？

「妳坐下來一起吃。」朱琰玉清清喉嚨道，努力讓自己的臉色看起來溫和一點。

「咦？」她真跟不上他的思緒，一時間反應不過來。

不想聽她又說出奴婢不敢四個字，他脫口道：「不吃完就罰妳。」

「奴婢遵命！」江恩璃哪敢不從，但是心裡已經罵了他好幾回，他真是太過分了，她不過是不小心看到他刑求犯人，又在他面前偷溜幾次，他居然先是要她服侍他入浴，再逼她吃完一整桌的飯，這絕對是比打罵更惡劣的懲罰啊！

朱琰玉知道自己又說錯話了，不禁感到懊惱，但他發現她也不是完全沒脾氣的，他看到她眸底閃過怒氣，嘴巴也噘得高高的，讓他忍不住心一喜。

他真喜歡看到她這個樣子，心裡想什麼就表現出來，跟以前的她一模一樣，生他的氣就表現在她那雙會說話的眸子裡，也會對他噘高唇。

然而，這還不夠，他希望她想說什麼就對他說出口，而不是凡事對他小心翼翼又謹慎。

他好想念她活潑有朝氣的對著他笑，與他之間沒有距離……但是該怎麼做才能讓她不怕他，讓她用真實的性情面對他，讓兩人回到過去那樣自在的相處時光？

江恩璃感受到他強烈的視線，馬上停下筷，轉頭望著他，問道：「王爺，你餓了嗎？」該不會是他反悔了不讓她吃了？

朱琰玉盯著飯菜，腦海裡想到一件事湧起一股懷念，遂而生起一個主意。「本王想吃鮑魚粥。」

「奴婢馬上吩咐下去。」她一點都不敢怠慢。

「本王要吃妳煮的。」

江恩璃為難的微皺起眉頭。「可是奴婢不善廚藝，不會煮鮑魚粥……」

她是說真的，別說下廚了，她連菜刀都不太會拿，來到王府後，她也只負責揀菜、洗菜的活兒，要她煮鮑魚粥實在是強人所難。

朱琰玉微眯起眼，目光犀利的瞅著她。「妳連試都不試就說不會，是不肯學吧？」

江恩璃急忙否認，「不是的，奴婢是真的不行，奴婢沒有做菜的天分，就算煮了，恐怕也不好吃……」

「妳以為妳每天只要在廚房幫點小忙，就可以悠閒的過完這十年嗎？妳未免太小看其他努力工作的人了吧。」他不客氣的道。

她沒想到他竟看穿了她的心思，羞惱得紅了臉，又想到他的語氣帶著不屑，自尊心瞬間被激起。

她不想被他瞧不起，不想受他威嚇，不想在他面前認輸！

於是下一瞬，她猛地站起身，雙手拍桌，氣勢滿滿的連上下尊卑都忘了，朝他吼道：「我一定會做出鮑魚粥的！一定會讓你滿意到說不出第二句話！你等著瞧！」

朱琰玉看她振奮起精神，不再自稱是奴婢，也放肆的不尊稱他一聲王爺，眸底不由得閃著喜悅的光芒，但他仍刻意維持一貫冷然的語調，淡淡的回道：「本王等著。」